

行走的书房

谢奕青 著

Reading into the Road Ahead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走的书房 / 谢奕青著. — 上海 :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80678-941-4

I. 行… II. 谢… III. ①游记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艺术评论 - 中国 - 现代 - 文集 IV.1267.4 J0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2023 号

责任编辑 冯 磊

技术编辑 吴 放

装帧设计 颜 明

书 名 行走的书房

作 者 谢奕青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 址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网 址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印 刷 上海美雅延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4.5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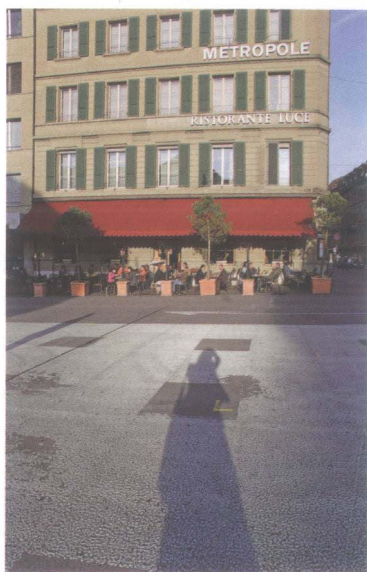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80678-941-4/I·200

定 价 30.00 元

行走的书房

Reading into the Road Ahead

谢奕青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序

钱文忠

奕青的尊翁，著名的画家、艺术评论家、诗人、策划人春彦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兄长。这不是当下时行的酒桌上、杯盘间的“大哥”，而是在艺术、人生方面都惠我孔多的良师益友。这样的交往，转瞬也已经有将近二十年了。

因此，尽管不能说我是看着奕青长大的，却总还是对她相当熟悉。聪慧秀雅、善良可爱的小女孩，今天将喜赋于归，我这个作叔叔的自然也很高兴。奕青的为人处事恪守读书人家的修养规矩，但是，她的思路从小就是独特可喜的。她象所有的女孩子那样遵循传统，精心安排自己的人生大礼；然而，奕青终究与其他的女孩子不同，她还能一如既往地神闲气定、优雅淡然，编集了自己自少女时代起所发表的文字，汇成这本《行走的书房》。

自小生活在艺术氛围、人文气息中，奕青一直沐浴着尊长亲友的爱，快乐而自由的成长。我拜观过春彦先生的一幅作品，画的是还在襁褓中的爱女。这是春彦先生标准的早年风格，恩师叶浅予先生的影响豁然可见，确实还看不出春彦先生后来的独门谢家风采。然而，我坚持认为，在春彦先生数量庞大的创作中，这是一幅极精的神品。篇幅不盈尺，却满溢着浓得化不开的爱意。

奕青的善解人意、冰雪聪敏，使她赢得了很多老一辈艺术宗师的心。谢家的墙上悬着好几幅黄永玉先生的精品，仔细一看，居然全都是题赠给奕青的。这就让与黄永玉先生一起品烟赏酒、行走山水的春彦先生多少有点“不平”。自称自题“山东大王”的春彦先生难得一见醋意酸情，虽然是小小的，却被我点化成大大的笑料。只是他的醋意之下竟还是隐藏着更多的对女儿的得意。

可爱的小女孩仿佛在不经意之间就长大了。她快乐地按部就班完成了自己喜欢的教育，又快乐地踏上了几乎就是注定的事业行程。如我们大家所愿，也如她自己所愿，奕青成为了一名出色的记者、编辑。她的文字，她的照片，忠实地记录着生命里的真善美。至于她的行走，其实也有春彦先生之风，只不过，襁褓里的女儿早就走出了父亲的画幅，踪迹所至比春彦先生更远更广了。

我期盼，并且相信，奕青会用新的作品，当然不仅限于文字，让我们感受不惊奇的大欢喜。



画家贺友直
为《行走的书房》题画。

目录



序言

行走

- 行走，与艺术发生关系 008
- 维也纳 1900 014
- 云上高原的纯净年味 019
- 千面伦敦 025
- 出城，向西 029
- 冰雪，不单是视觉游戏 032
- 闲走瑞士 036
- 尼泊尔的片断 048
- 那一些白色的往事 050
- 掠过祖鲁 052
- 告别的冬天，为了纪念纯粹的尽头 054
- 上信越 5 天 4 夜 056
- 说三道四 (I) 061

空间

- 让房子去旅行 066
- 佩一支新绿的发夹 070
- 古调沉吟 074
- 空间理想 076
- 极少主义的片言只语 081
- 爱上仓库 084
- 别墅化生存 087
- 让直线说话 089
- 说三道四 (II) 092



目录



书房

老头子，好样的

——写在家父《春彦三卷》出版之际 096

关乎生存状况下的（哲学）隐喻 098

道听途说的康德 103

哦，都那么远了……

——杂说诸子 107

“子恺漫画”论（节选） 112

说三道四（III） 118

R₁₀

年 122

K.C. 123

云 123

老崔 124

社交 125

2008.8 126

老腔 127

青春 128

The Bubble 130

乡下 131

生趣 131

王子复仇记 132

借佛献花 134

后记 136

行走》》



我习惯把旅行这样的行为，称作“行走”。
行走，是一种动作，他可以翩然，可以悠闲，
可以寂寥，可以独来独往，这合乎我对旅
行的要求。



行走，与艺术发生关系

旅行，在我的理解里，是生活在别处。从你的城市到他的乡野或者我的滨海，空间移动而已，时间还是你的，心眼手脚背叛不了你的头脑，柔软不了你的意志。入乡随俗只是表层的变化，那种叫“生活”的东西如影随形，铺展出并不如烟的往事，渗入你的骨头。所以，你应该珍视你的旅行，尽可能不要做一个被小旗子指挥得浑浑噩噩不知所云的懵懂者，你想艳遇猎奇购物尝鲜松弛归隐遁入桃花源，在别处的生活一样要溺爱你的身体和精神，去选择你自己的哈姆雷特。

打出生起，和艺术瓜葛着，注定旅行也是如此。套用一本艺术杂志的广告语，我的行走，不自觉的，和艺术发生着关系。我想，那就是我要的旅行。

梵高的阿尔

没有生灵的风景是空洞的，没有故事的风景是单调的。1888年的阿尔，有文森特·梵高浓烈的痕迹。一百多年后的上海，一个小孩从那本叫《渴望生活》的书里知道了阿尔，欧文·斯通的文字和梵高的油彩蛊惑着少年的想象。那时候她的法国地图里没有堂皇的巴黎和精致的戛纳，她以为阿尔是唯一吸引她去法国的理由。那时候她不知道南法还有女人们都喜欢的薰衣草，她以为那只是让她尖叫的向日葵的热烈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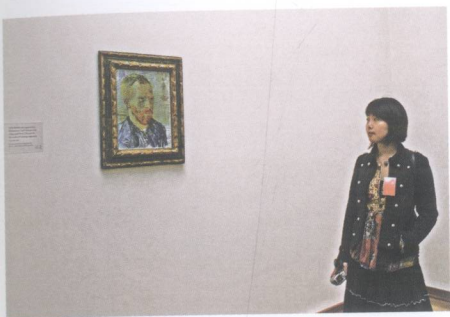
十年之后，远走普罗旺斯，经过邦道、马赛、阿维尼翁……薰衣草依旧让人波澜不惊。阿尔好像一枚作书签的叶子，夹在厚厚的书本里太久太久，茎脉分明。正午时分，长大了的小孩站在拉马丁广场，炽热的太阳呛着眉眼，1888年2月的某个早晨，刚下火车的梵高是否也从同样角度打量过这个新鲜的小镇呢？这样的猜想让我兴奋，记忆里的树

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

前页：信手摘下一个夏天的灿烂。美国，夏威夷。

左页：在善于拗造型的达利的作品下拗造型。西班牙，费盖莱斯，达利剧院博物馆。





上：刚刚闭幕的“天上人间：梵高的风景画展”。瑞士，巴塞尔，巴塞尔市立美术馆。
下：2007年的蒙克大展。瑞士，巴塞尔，贝乐基金会博物馆。
右页：西班牙，巴塞罗那，米拉之宅。

叶书签被霍然抽出，清晰得如同小刀的锋芒。

沿着罗讷河进入市镇，逼仄的旧巷纵横交错，有些褪色的屋顶层叠出各种好看的深红浅绛。经过圆形竞技场，转到古市场地下回廊，历史停留在千年之前，古罗马的宏伟废墟没有留住我的眼睛，我的阿尔是梵高笔底的田头村舍酒馆庭院。

百多年前，这个寂寂无闻的穷画家扛着画架无数次穿行于街巷和田埂之间，除了被认为疯癫失常，几乎得不到任何平等的关注。如今的阿尔，梵高的名号无处不在，吊桥、旅店、咖啡馆、基金会……现在的“梵高中心”曾是著名的割耳行动后为画家治疗的医院遗址，图书馆、大展厅，甚至还有卖糕点的小吃店，改变不免让人无所适从，幸好栽满小花的中庭和画上的样子没有什么出入。

天蓝得澄明单纯，太阳还是肆无忌惮的灼烫艳阳，风还是飞扬跋扈的密斯脱拉风，看到了吗，那个带着草帽的画家在麦田里立起了画架，把绯红、柠檬黄、孔雀绿、普鲁士蓝挤在调色板上，阿尔大地的生命在刺鼻的油彩中火一样翻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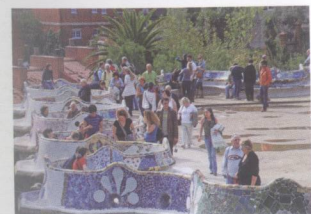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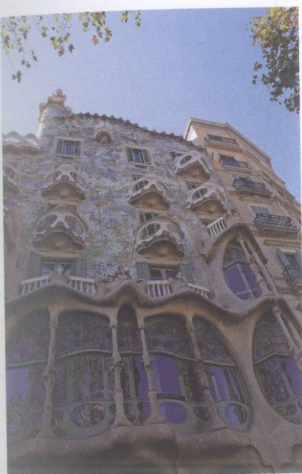
接下来是黄昏时分看不到头的向日葵田，没有边际的金黄一下子把我撞倒，跳跃和尖叫接踵而至。尖叫之后是长时间的失语，对最热爱的东西，我往往找不到艳俗的形容词和矫情的长短句。

天黑的时候，去著名的“梵高咖啡馆”小坐，四周挤满了和我一样附庸风雅的异乡人。猛一抬头，无数粒星子朝眼睛里弥漫过来，心情也渐渐地闪闪烁烁起来，那个关于阿尔的向往终于在闪烁的星空下告一段落。

高第的巴塞罗那

梵高的阿尔属于普罗旺斯人，我们的荷兰画家是一个执著的闯入者；安东尼·高第的巴塞罗那则被紧紧攥在这个加泰罗尼亚





上：西班牙，巴塞罗那，巴由之宅。

中：为瓷砖上色。西班牙，巴塞罗那，瑰尔公园。

下：平台上蜿蜒着斑斓的长椅。西班牙，巴塞罗那，瑰尔公园。

右页：姜饼屋前。西班牙，巴塞罗那，瑰尔公园。

狂人的手心里。对我而言，巴塞罗那没有阿尔抽象，它承载的想象没有那么漫长也不会有切肤的痛和热爱。可是那些稀奇古怪的房子已经足够让我牵挂，何况与北非一海之隔的西班牙比其他地方更有浓墨重彩的异国情味。

地中海的太阳相当慷慨地烤着脸孔和脊背，好像当地的男子无论老少都有用不完的爱人般的热情，躲也躲不开。阳光下，微醺似地行走，周围是看上去不太真实的建筑，这是嘉年华的起点吧，是永远不会散的盛宴。

米拉之宅很嚣张地坚持着高第的曲线原则，直线被彻底颠覆了，曲线搭构的立面让所谓的正常规则都变了形，像落到哈哈镜中，呈现出波浪一样的起伏，顶楼竖着形状各异的石雕，是高第随手捏出的冰淇淋筒吗，天哪我是热昏头了吧，总之，一切显得戏谑。

高第的幸运是有欣赏他天才的资助人尤瑟比·瑰尔，这也成了我们的幸运。瑰尔公园是因缘于瑰尔的城市花园梦想，大蜥蜴姜饼屋斑斓马赛克，高第用 14 年时间把梦堆到我们眼前；巴由之宅的龙骨阳台则制造着另一种魅惑的非现实的震撼。幼年的所有幻想包括小天使和老妖怪的童话似乎尽数苏醒，在巴塞罗那交战或者舞蹈，那些充满争议的风格啊主义啊被统统抛在脑后。

最后一站是圣家堂，这个庞大的繁复的冗长的奇迹，折磨着参观者的耐性和体力。顺着狭窄的螺旋梯，我在玉米塔里攀上爬下，琢磨着老高第的奇思妙想总算戛然而止，我的“高第建筑巡礼”也该结束了。下午是去看米罗还是达比埃斯呢，索性就到兰布拉大道逛逛，晚上肯定去泡“4 CATS”，毕加索的老地盘啊。在巴塞罗那的旅行显得轻快，高第欢跃了行走的精神，更迷人的摩洛哥就在不远处。



维也纳 1900

上：甜蜜的克里姆特。奥地利，维也纳，Demel 皇家糕点店。

下：奥地利，维也纳，现代艺术博物馆。

右页：奥地利，维也纳，分离派展览馆。



年少的时候，是很愿意把艺术当作高于生活的唯一目标。当生活时而新鲜时而老套地交替演进，这样那样的，渐渐发现，身边的艺术和青春一样变得无趣，就庆幸自己当下的边缘状态：一个旁观者，一个行走的人。

奥地利于我，不是海顿和莫扎特，而是席勒与克里姆特——我的维也纳记忆在风云幻化的 19 世纪末徐徐展开。

克里姆特和分离派

那是新旧世纪交替的动荡岁月，从古典派、折衷主义跨向现代主义的重要年代。1897 年，一拨艺术家、建筑家和设计师宣称与传统的美学观决裂、和正统的学院派艺术分道扬镳，维也纳分离派就此产生。瓦格纳、霍夫曼、奥布里奇……这些名字和他们留下的建筑似乎能让我触到彼时风起云涌的新气象。“时代需要艺



